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傅呂陳

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兹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黄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

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庚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官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弈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亨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

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弃獨是之為衆沮訕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
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
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
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

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髠髮事胡至石
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
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
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
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
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毁宰臣内見
疾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
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

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葢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

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
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
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
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
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倮葬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
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幷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駮者為
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

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
書令溫彥傳白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
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
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
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
其畧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
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
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删落煩

訛摋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葢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

為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栁為宫趙為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黄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黄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姓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為配宫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来非宫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髙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刼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甞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耳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

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禄而
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
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禄空亡
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俏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尫弱矬陋而詩言莊
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
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俏禄

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偕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邵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

感慕之所也䰟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頺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愼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懐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

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懐也今法巳亥日用葬
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
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黒大事用昏
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晩也
鄭卿子産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
若壊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壊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産不
欲壊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

大夫来會葬者然子産大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絶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

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竝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絶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

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乜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為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奠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

蕃西老千里贏糧址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甿遺

噍再罹艱若有不堪其困則逆為盜賊揭挺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郟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埀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遂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疫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覩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説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宫有虞總期堯衢室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帨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慼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爼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

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知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

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户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

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獘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覊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懐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絶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

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来者未止井州降户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刼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刼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凉以往蹻以待

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来公私儲蓄尤可嗟痛凉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𢙣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鏬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戸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險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險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險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開則便寇入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蜀士尩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狥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闕隴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囹圄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静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狥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葢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絶食不知食絶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

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狥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葢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甲兵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

甲日敝顧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𢈪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縁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

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歴初以

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
聞者為滲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
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
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
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歷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為蘓州司馬張易之等誅

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搒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掞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説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

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唐書卷一百七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陳子昂傳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叚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死○臣德潛按舊書子昂父在鄉爲縣令叚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據舊書是子昂之歸父未死也且無廬冢事兩書情事不一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至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唐書卷一百八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劉裴婁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毎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稾為竄定

數言瓌鶩興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搒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吏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襃納

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鬭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

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觧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

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内攜勢不支乆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真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餽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㑹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虚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劒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遅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
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
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户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
復防堰賑貧貸之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
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
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
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
厚賚妻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殁者皆詔

使男榮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絶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傭劣寒憊無鬬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為卑列道摠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廵狩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

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

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俄召為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咸亨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絶瓠盧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三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

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禄産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户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觧仁軌

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為中書令李敬玄抑郤仁軌乃表敬玄為帥以代巳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為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為給事

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守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禄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擿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

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為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
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
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三
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
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
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
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
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

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遣勞宴曰行險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

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校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單于管二
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
係踵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
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
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
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
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觧駿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黒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偽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

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偽稱
可汗復與温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
縱反間説伏念令與温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
傅自效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
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
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
悉平帝悦遣戸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
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為程務挺張虔勗脅

遂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温傅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録封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隷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别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歴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烱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禄者哉烱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

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
僬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甞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
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
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覿馬行儉因宴徧出示坐
者有碼碯盤廣二尺丈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
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
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槖駞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
洎麾下數日輒盡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為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廵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

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黄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摇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

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

為限所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趍競銓品枉橈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其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絶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卒謚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為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

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賛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荊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荊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荊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

三年入為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為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

吏哉上元初為監察御史㑹吐蕃盜邉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賛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

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

師德師在邉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為

河源積石懐逺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

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

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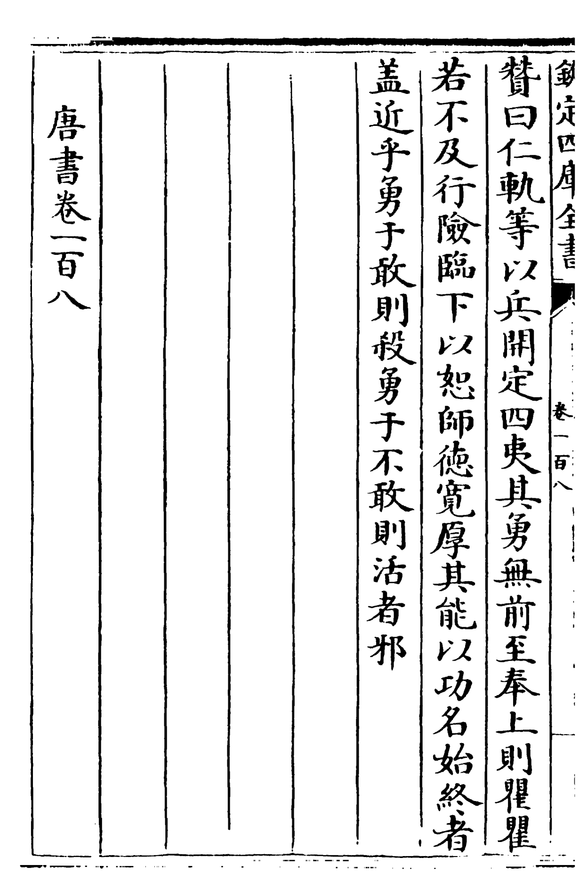
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

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歷三年突厥

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

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甞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險臨下以恕師德寛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盖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唐書卷一百八

唐書卷一百八考證

劉仁軌傳卒年八十五○舊書作八十四

濬子晃開元中為給事中○舊書開元中為祕書省少監

裴行儉傳贈幽州都督謚曰獻○宰相世系表作憲

唐書卷一百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崔楊竇宗紀祝郭王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内賊黄君漢爲密守栢崖義玄見羣鼠度河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説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

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為司馬王世充將髙毗寇河内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歴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

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
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
爭言碩眞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
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
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
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
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
衆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

玄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為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户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為司賔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吏所搆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為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

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巳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為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為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

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宫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内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宫非朝朔望而别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宫歴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

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宫冠葢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

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若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

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内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毁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隂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

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腳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蚩謀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
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
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
公賜實封戶三百為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
同晈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晈死衆以為
寃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
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

紹紹兄顗為齊州刺史命李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為懷州司馬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為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

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䆇懷貞每謁見奏請輙自署皇后阿䆇而人或謂為國䆇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戯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荅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

侍中方大平公主干政懐貞傾巳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懐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鎣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内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耆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説皆罷為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

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為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内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禄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柰何繩

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
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
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
調鄭令修鄭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
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為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
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
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

勸武后革命進為内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
坐姦贓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
營第僭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
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陜二州刺
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
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為
兵部尚書以晉卿為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鄠被

殺殊其首奈三思等樞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晉卿專狥贓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鞫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

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為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無能為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

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世後子

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歴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内畜逆謀故卒以敗晉卿鬚貌雄偉聲如鐘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宫苑閑廐内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為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

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欵昵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為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

中英才傑出業奥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為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宫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户三百桓彦範崔玄暉衣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中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

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内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地哉闕狄之上褘褕狄三服皆以助祭知褘衣助天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褘衣祭先王褕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

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荅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惛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

地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内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為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祼則凡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為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

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

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

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

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

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

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

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傅欽明議帝

果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
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
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
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
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
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隳
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
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

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湔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為崇文館學士卒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簀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為姦者可少戒云

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隆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

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黄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襃答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

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顒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為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

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為刑部尚書又出為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簡懐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皇給百户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為人祈福福

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産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彛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囹天聽負抱粢糈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

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與

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

門郎中璵曾孫搏别傳

唐書卷一百九

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王璵傳方慶六世孫○沈炳震曰按方慶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肅宗乾元元年入相相去六十三年耳且璵開元末已為博士則又止四十餘年不應為六世孫也而宰相世系表方慶生光輔光輔生寵寵生仲連仲連生紹紹生璵抑何世次歷歷耶恐別是一王璵而作史者混牽為一也

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臣德潛按璵之入相紀在元年五月二年三月罷為刑部尚書七月出為蒲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傳中顯誤

璵曾孫摶別傳○沈炳震曰别傳者專立一傳查新舊二書摶皆附傳未嘗專立傳也

唐書卷一百九考證